詩語背後

沙塵暴與回南天

●江 鄰

瀏覽一篇談抑鬱症的網文，讀到這段話，心中怦然一動：

「春天真是個讓人抑鬱的季節。隔三岔五的陰雨天、倒春寒，影響着人的情緒。失眠、沮喪、提不起勁，成了很多人的常態……」

春天，還可以這樣消極的麼！從少時讀朱自清的《春》開始，幾十年來學的詩文，受的教誨，從各種途徑得到的啟示或暗示，春天向來是一個正能量的季節，滿是朝氣和希望。今年春天，我在北京度過，也是到處去感受春的生機，還興致勃勃地寫下《京春三景》。其實，帝都的天氣並非一路春光，沙塵暴就颳了好多次，卻沒有進入我的視野。

由北京天昏地暗的沙塵暴，想到香港潮氣瀰漫的回南天。那種四處濕漉漉的感覺，稍微一動就出汗、洗衣服永遠曬不乾的記憶，竟是如此清晰。原來，這個季節並不都是春和景明，從北到南都會出現不如意的天氣現象。只是大家似乎都不把這些現象與春天聯繫起來，也許是不願意讓它們玷污心中的美好吧。

大凡事物越美好，瑕疵越突兀。人們或是出於樂觀，或是基於迴避，往往對這些瑕疵選擇性忽視。殊不知，正是這些瑕疵，使美好更加豐滿，更加觸手可及。記得有位朋友曾經調侃，領導幹部可不能把普通話說得太好，略帶口音才有特色，才生動，不然會讓人想到播音員。

春天不會因不好的天氣現象而失去魅力，反而可以像音樂的休止符，從中獲得某種停頓和調節，醞釀新的活力和生機，使季節變化從容不迫，萬物順勢而生。比如北京的沙塵暴，總會在漫天揚塵之後，給人們送來一個更加燦爛的艷陽天。置身無邊春色，終需保持一顆泰然之心，從偶爾的天氣異常裏看到春生夏長的規律。

春風如縷起蓬萊
萬水千山任爾裁
天下陰晴多變化
人間冷暖自徘徊
輕寒不語隨君至
好雨含羞趁夜來
莫話遠芳侵古道
卻看新蕊倚窗台

回到那篇談抑鬱症的網文，在作者眼中，春天不僅不完美，還是一個誘發抑鬱的季節。

近些年，不少熟人朋友受到抑鬱症的困擾，同學、同事、親人都有，有的甚至走向了人生的悲劇。而這些人大多家境不錯，事業有成，素養才學俱佳。抑鬱症之於他們，彷彿沙塵暴、回南天之於春季，總讓人生出些遺憾的違和感來。

這引起我的思考：能不能像對待春天裏不好的天氣現象那樣，泰然面對抑鬱情緒呢？或者換個角度，把抑鬱看作人生目標和生存狀態的一種調整。當我們拚命努力也無法達至某個過高的期望，或者覺得一向追求的目標失去了意義，自然會產生低落情緒。這種情緒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阻止我們繼續做無用的投入，以免無限消耗自己的能量。如果說抑鬱是危機，它既是危險，也是機遇。抑鬱給了我們反思和覺醒的機會，使我們更通達人情世故，與社會和解，與自己和解，從而改變既定生存模式。

停頓和休整對一個人如此重要，不但有助於反省自己的職業選擇和生活目標，還會讓你檢討人生的方向。痛苦中的思考更有深度，這種反省和檢討有其生命哲學的意義。羅曼．羅蘭在《約翰．克里斯多夫》裏說過一句名言：一個人出生以後，在幼年的時候他被各種謊言所填滿，當他覺醒的時候，當他成長起來的時候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嘔吐，把這些謊言都嘔吐出來，重新開始。

一直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，每每被生活證偽。這個證偽的過程，正是我們通過不斷反省走向成熟的過程。人生旅途不能只顧一路狂奔，沒有停頓和休整，沒有理性的回望，那樣不但錯失了途中的風景，搞不好還會失足，或發生踩踏事故。想想那些出事故的人，能者比比皆是。人這一輩子，好比坐飛機，都想飛得高一些，但關鍵還是平安降落。

●一場沙塵暴過後，北京的春天更加充滿生機。 作者供圖

人生百年，喜怒哀樂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都有自己的淚要擦，都會面臨生存的壓力和磨練，經歷突如其來的風光和無法言說的艱難。或許，每個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，都會遭遇一定程度的抑鬱症困擾。寂寞和孤獨，難以言狀的沮喪萎靡，不可避免，也無須逃避。要相信苦樂得失都是命運的安排，幹好了給自己點個讚，跌倒了爬起來給自己一個寬容的微笑，繼續前行，做真實的自己。

論說像喜劇演員那樣專門經營歡笑的職業，是不會受到抑鬱症困擾的。其實不然。近年在網上爆紅的脫口秀演員李雪琴，就一度陷入抑鬱症的困境。面對當今的成功，她回想起生命中那些艱難的日子，反思因抑鬱症使生活被迫停擺的境遇，才真切地領悟到：「很多人簇擁着你，跟你合影，肯定會讓你產生飄的感覺，但是我及時把自己拽回來了。我心裏有數，什麼行什麼不行。什麼東西是虛的，什麼東西是實的。什麼東西是你真正的能力，什麼東西只是你暫時的運氣。我得到的很多東西，就是靠運氣。人真的貴在自知之明。」

從沙塵暴認識北方的春天，從回南天感受南國的春意，從抑鬱症反思生命的軌跡，你會獲得一個真實而全面的世界。憑藉《無依之地》三度封后奧斯卡獎的Frances McDormand，年逾64歲，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：拒絕加工，拒絕過濾的美。

字裏行間

「漫話式」談小說

●黃仲鳴

1980年代，香港中華書局搞了一輯「小說軒」書稿，劉逸生為此寫了個前言〈關於「小說軒」的幾句閒話〉。這絕非「閒話」，有大學問在焉。他說：「除了評點、考證、評論，似乎還可以有第四種形式，即所謂『漫話式』……『漫』也者，似不經心而實經心，似非着力而又着力，似諧而莊，笑中有淚，『正經學問』外又一獨立王國也。」

不錯，漫談中國小說，民國以來，亦有不少作者經營，「文字形式，則更不拘一格，謂之小品也可，謂之『野狐禪』亦可，或如師友晤對，或似書札往來，平凡之中，偶有警語，閒扯之際，忽現閃光；此即所謂漫話。」

我自幼喜讀中國古典小說，也愛談論這些作品的「漫話」，對那些研究式「大塊文章」，反而不喜，除非是寫論文之時。

劉逸生說，「不管是了解社會，還是要進入文藝殿堂，小說這個階梯都是非常重要的」，猶憶童蒙之時，初讀《水滸》，喜甚；再而看《三國》、《西遊》，自此即沉浸於小說之中，繼看《封神》、《薛仁貴征東》、《隋唐演義》之類，深覺中國傳統小說之博大精深，可怡我性情和飽我精神。稍長，看「三言」，亦愛不釋手，尤喜那個編著者馮夢龍。

●趣味盎然談書之書。 作者供圖

案頭這部《市井風情——三言二拍的世界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），著者陳永正用「漫話式」來談這五部小說，厚達260頁，但似意猶未盡；書如寶礦，尚有很多問題可發掘，可談個不休也。

首篇〈多才多藝的馮夢龍〉，對他的稱讚，頗合我心。

馮是江蘇蘇州人，是個典型的江南才子，自小有才情，不治產業，曠達不羈，正是這種性格，難以「正襟危坐」讀經刨書，科場自是鎩羽。陳永正說古來多少狀元、榜眼的名字都被人遺忘，獨這一個小小的貢生，卻名傳青史。這是因為，馮夢龍選擇了一條路，把收集、編訂、創作通俗文學作為畢生志業。在明熹宗天啟年間，即發憤編成了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，這「三言」，「大力提倡出自田夫牧豎之口的真文學，反對縉紳之士樂道的假文學」。他所編纂的作品甚多，但都不及《三言》的廣為流播。

至於「二拍」，是繼「三言」之後，即明神宗萬曆八年出生的凌濛初所編成，署名「即空觀主人」；初不知其為誰也，王國維《宋元戲曲考》才考定為浙江烏程人凌濛初。這兩書，即《初刻拍案驚奇》、《二刻拍案驚奇》，是所謂擬話本集。

自民國以來，研究中國白話小說者大不乏人，著作亦多，但鮮有學人潛心研究「三言二拍」者，正如我上文所說，這是「寶礦」，雖弱於四大小說，仍有可挖掘之處也。而以「漫話式」來談，亦值得提倡。不過，這不同於書介，而是夾有考據、評論，和作者個人觀感的文字。陳永正此書確做到這點。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斬雞頭、燒黃紙．內鬼、鬼頭仔．冇鬼唔死得人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今早筆者晨跑後遇上兩位長者，他們正閒聊網上熱搜的一段港聞——國安處處長涉嫌早前光顧無牌按摩店，其中有人拋出以下一句：

冇鬼唔死得人

此語一出，筆者驚覺這頗精警的廣東話俗語正是今期一個講點。話說回來，自國安法落實推行後，有本地及海外人士質疑日後司法執行的公正性；就警方表達對「事件」的立場，不難看出今日的香港，仍享有知情權、法律面前仍是人人平等，且仍無人可凌駕司法制度。

提到「斬雞頭」、「燒黃紙」，人們立刻聯想到那些題材與「幫會」有關的港產片，而這兩種行為正是「入會」的誓盟儀式。在未交代此之前，讓筆者介紹一種廣為人知的誓盟方式：

相傳人們盟誓或結拜，衆人會用針刺中指，把血滴於盛酒的碗中，混和後分與各人共飲；喝後各人就由無血緣關係而成為親生兄弟，從此同甘共苦、同生共死。人們稱這個儀式做「滴血為盟」。

查以上的誓盟方式源自古代的「歃血為盟」（「歃」讀「霎」而非「插」）。當中指的血非人血，而是禽畜（雞、牛、馬）的血；這些血不會與酒混和後共飲，而是各人把血塗在嘴唇上。

「斬雞頭」和「燒黃紙」原來是廣東沿岸以至台灣民間沿用的誓盟儀式，所以非「幫會」專用。「斬雞頭」的方式是起誓時喊道：

清心直說，並無虛言；如有虛言，有如此雞。

說罷手起刀落，一隻活公雞的頭就此斬下。

翻查香港「開埠」（1841）的歷史，信上帝的人在法庭上宣誓時須手持聖經然後宣讀誓言，華人則以「斬雞頭」的方式宣誓。這一來，法庭便被弄至雞毛雞血滿地，既不雅也不衞生。有人就想出以「掟煲、掟碗」（摔砂鍋、水碗）代替「斬雞頭」，且改喊「有如此煲/碗」，可凌亂場面依然不減。有見及此，法庭頒布法例，容許人們於法庭以外的指定地點執行「斬雞頭」，這個地點就是坐落於中西區的「文武廟」或東區的「天后廟」。直至1889年，當局通過法例，容許華人在法庭上行使「坦白直供」的宣誓方式，「斬雞頭」這個「血腥」起誓方式才正式廢除。時至今天，「斬雞頭」已幾近絕跡。然而，在台灣的選舉期間，有些候選人若然被人家誣衊或指控舞弊，也會用「斬雞頭」來表示清白。

至於「燒黃紙」，方式是這樣的：發誓人在一張寫好誓詞的「黃紙」上簽署，然後把誓詞誦讀一遍，「黃紙」在神靈面前火化後就算禮成。據說有「幫會」在其「入會」儀式中加入此一環節——「新丁」須把「黃紙」火化後的灰燼和酒服下，然後刺指出血，發如下毒誓：

指頭一點血，不要對人說；
若要對人說，全家都死絕。

目的是警告「新丁」勿外洩組織的內部機密。

人們心中很多時會有個疑問——為何看似「私密」或已是足夠「保密」，但都會被人「提前」知道的呢？中國人就有這句老話：

內神通外鬼

意指內部的人與外面的人勾結互通，所以如要知悉一些隱密行蹤、揭穿一些驚天陰謀、搗破一些跨國犯罪集團或洩露一些警方的高度機密，沒「裏應外合」就難以成事，正是：

有鬼唔死得人/有鬼死唔得人

意指沒「鬼」就不會死人；比喻沒「鬼」，「私密」或「陰謀」就不可能被揭破，一旦揭破就有人會「死」（受害）。當中的「鬼」是隻怎樣的「鬼」呢？有人在其Facebook專頁中指出「鬼」原是「詭計」（陰謀）中的「詭」，其後有位本土「才女」在其專欄中也引用了該說法；以其名氣，此舉無疑告知大眾這個「誤解」就是「正確」了！查實此「鬼」另有其「鬼」，析述如下：

「裏應外合」中所涉的「內裏人物」叫做「內應」。由於不忠於所屬一方會被視之為「奸」，所以「內應」亦有「內奸」之稱。傳說中，「鬼」是陰險害人的，所以「內奸」又叫「內鬼」。書面語中，「鬼鬼頭頭」指「鬼鬼祟祟」的樣子，廣東人就用上「鬼頭仔」來表示那些行為不光明的「內鬼」了。

據此不難看出那隻「鬼」就是指「內鬼」。綜合而言，「內鬼」、「鬼頭仔」就是那些為了利益或報復而向外人透露內部機密的人；也指潛伏於內部從事破壞、分化活動或為敵對勢力通風報信的人，與「奸細」、「臥底」、「反骨仔」近義。

豆棚閒話

誰說中國人沒信仰？

●梁君度

不少外國人說中國人沒信仰，這簡直是謬誤！他們信上帝、信佛、信真主，固然可說是一種信仰。然而，中國人信仰祖宗、信仰古代聖賢就不是信仰？

中國人都認同自己是炎黃子孫，這個是中國團結建國的基礎，因為從夏商周開始，人們就知道自己的祖宗都是炎黃，自己都是一個祖宗的後代。中國人都認同自己的文化傳統，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意識很強的民族，自古以來便有一個重視歷史的傳統。這個傳統對我們過去國族的發展，關係至巨，時至今日，這種傳統已深深植入國人的骨子裏。

信仰是你的信任所在，是最終極的信念和行為準則，不僅指宗教。信仰包括原始信仰（神話傳說、先祖崇拜、圖騰等）、宗教信仰（基督教、伊斯蘭教、佛教、猶太教、印度教等）、哲學信仰（中國哲學的道家、儒家等，西方哲學）和政治信仰（馬克思主義等，也可以算源自西方哲學）。國人的普遍信仰是對祖先的原始信仰，處處不忘自己的先賢。

中國人都懂的「三人同行，必有我師」，是出自春秋時期孔子的《論語．述而》；國人視為座右銘的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」，出自先秦的《孟子》；「夫君子之行，靜以修身，儉以養德。非澹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……」中國人都喜歡將諸葛亮的這篇《誡子書》寫成書法作品，掛在家中勉勵自己及下一代。孔子、孟子、諸葛亮這些先賢都是中華民族世代敬仰的歷史人物，中國人的信仰就是對這些先賢的崇拜。

今天，你在中華大地無論走到哪裏，都不難看到中國人的辦公室、客廳、酒樓等地的牆上懸掛着斗大的「上善若水」、「厚德載物」、「虛懷若谷」……這些漢字書法都是中國人深層次的文化認同，是維繫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紐帶，也是中國人真實的信仰。

生活點滴

高山茶的韻味

●張武昌

爺爺喜歡喝茶，童年的我常看見爺爺與村裏的老人坐在一起喝茶，說喝茶是件雅事。爺爺喜歡喝高山茶，他們那一輩的人都是採摘高山茶的能手，知道哪座山、哪個位置有什麼品種的茶樹，被村裏人尊稱為「識茶路之人」。每到產茶的季節，他們便會約三五知己，備好袋子，帶上中午的飯及一應採茶用具，向大山深處走去。爺爺一年四季自用的茶葉，基本上都是採自大山裏的野生茶。

龍岩市永定區金豐大山，氣候宜人，四季如春，屬於典型的亞熱帶山地氣候，是野生高山茶集中地，那裏茶樹的樹齡有幾十年，甚至上百年。我清楚地記得生長高山茶葉的地方，它們是貴人崠、水壩里、大斜里、大石凹等。大山茶樹品種也有很多，比如白毛茶（毛蟹），嫩枝及葉片下面有細密的柔毛，花特別小，萼片披灰白毛；香花茶，葉片狹窄倒披針形，花有香味；以及鐵觀音。還有很多用來榨油的油茶樹，它別名山茶樹，我想說的是高山茶。

高山茶以鐵觀音品種為多，是製作綠茶與青茶（烏龍茶）的好原料。青茶，中國茶的一種，其發酵程度介於綠茶與紅茶之間，茶水呈現黃褐色，以香氣著稱。青茶中以烏龍茶最為知名，因此也被稱為烏龍茶。

野生高山茶，爺爺說可能是先祖種植，被後人放棄打理的茶樹，或因高祖搬遷異地居住，茶樹被閒置下來。周邊的雜草、樹木與之爭輝，久而久之，便成為「野生茶樹」。因為茶樹壽命可達幾百年，甚至千年，但在大山中我們至今沒有發現樹齡那麼長的大茶樹。因為沒有文字記錄可以考究，只能推測。

野生高山茶，是純天然生長的健康茶葉，深受當地民眾的喜愛。茂密森林中的茶葉產量不高，但葉片較鮮嫩，靠近山頂當陽地方的茶葉較粗壯，產量也高。通常一年春、秋採摘兩次，即清明茶及秋香茶。或許爺爺他們的「茶路」不為後人所知，又或許現代人賺錢容易，茶農大面積種植，對大山之中的高山茶缺乏興趣，現在採摘山茶的人很少了。

我十多歲時，爺爺已七十多歲，遺憾的是沒有跟他去採摘高山茶，爺爺的「茶路」就更加神秘了。據爺爺說，大山裏的茶樹很多跟大人一樣高，有的高過一層樓，大約4米高。若運氣好，遇到沒有被其他人採摘的茶樹，那是喜出望外，摘一棵大樹都差不多要一兩個小時。他們那一輩人對高山茶樹愛護有加，採摘的時候小心翼翼，不會輕易折斷樹枝。

高山茶因為較注重「原味」，茶葉發酵程度較輕，屬於「重萎雕，輕發酵」的類型。通常摘下後放入布袋裏，等到下午回家後，倒放在竹製的盛器裏，略作晾乾、發酵，然後放入燒熱的大鍋中進行殺青。殺青後即進行搓揉，使茶葉成型，最後焙乾。這樣製作出來的茶葉，介於綠茶與烏龍茶之間，具有獨特風味。

永定區的高山茶以「色澤翠綠鮮活、滋味甘醇、香氣淡郁、醒腦提神、經久耐泡」而聞名。茶葉中含有豐富的茶多酚。茶中的苦澀味道即來源於茶多酚。這類物質具收斂性，有解毒的作用，也是緩解便秘的主要物質。還具有較強的還原性，可清除生物體內的超氧自由基。此外，還有抗變態反應、抗炎、驅蟲、降血壓等作用。所以飲茶對身體的健康是有好處的。

孩童時期，每天早上起來，第一件事就是提一瓶開水到爺爺的房間，幫他泡一壺高山茶。他常用的是陶瓷茶具，他教我先用熱水沖洗茶壺、茶杯，再在茶壺裏放入適量茶葉，然後倒入開水，即時將第一次水倒乾，再重新倒滿熱開水，浸泡一二分鐘後即可飲用。沖入熱水時，一股濃濃的香味撲鼻而來。

假期時，大家圍茶而坐，泡一壺濃茶，茶香裊裊，笑語聲聲。這場景，多麼熟悉，多麼迷戀，只是茶香依舊，人已非昔日容顏。慨嘆之餘，覺得茶是陪伴了我們漫長歲月的知己。